

交友 apps 親密關係發展歷程的信任建立策略

陳登翔、張思嘉

摘要

交友 apps 作為認識他人的媒介，始終包含與陌生人接觸的不確性，也因此使用者需要不斷地在過程中確認對方的可信任程度。本研究專注於尋找親密關係的使用者，探究其關係發展過程中，建立信任的特徵及其社會意涵。透過對於 10 位使用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在前互動（pre-interaction）階段，真實性是信任建立的關鍵，使用者會在網路上對方呈現的各種資訊中（如照片、自我介紹及聊天時所使用的文字等），盡可能地驗證對方的動機及身分；並在見面時，比對線上資訊與真實對方的一致性作為信任的基礎，在確認一致性之後才會考慮將關係進入到親密關係階段。在進入親密關係階段後，刪除交友 apps 是展現忠誠的關鍵，但程式仍是可重新下載，並且資料也都存在，而產生無法完全信任對方的困境。本研究呈現交友 apps 親密關係發展歷程中，建立信任的互動策略與困境，說明科技帶來的配對便利，讓信任的建立需要不同的互動方式。

- ◎ 關鍵字：交友 apps、信任、互動策略、親密關係發展歷程
- ◎ 本文第一作者陳登翔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助研究員；第二作者張思嘉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 ◎ 通訊作者為張思嘉，聯絡方式：Email：scchang@mail.shu.edu.tw；通訊處：11604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舍我樓六樓S602-1室。
- ◎ 本研究獲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107-2410-H-128-018）及 111 年度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計劃」補助部分經費。
- ◎ 收稿日期：2025/01/07 接受日期：2025/07/24

Strategies of Trust-Build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When Using Dating Apps

Teng-Hsiang Chen, Szu-Chia Chang

Abstract

Dating apps facilitate connections with strangers, yet inherently involve uncertainty, requiring users to continually assess others' trustworthin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individuals seek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avigate trust-building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dating app interaction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0 users to examine strategie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pre-interaction stage, perceived authenticity—based on photos, self-descriptions, and chat content—plays a critical role. Upon transitioning to offline encounters, users asses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online portrayals and in-person behavior as a primary criterion for establishing initial trust. As relationships progress toward greater intimacy, deleting dating apps functions as a symbolic act of commitment. Nevertheless, the ease of app reinstallation and the retention of stored user data continue to raise concerns about partner fidelit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evolving nature of trust in digitally mediated intimacy and underscores the socio-technical tensions between algorithmic convenience and emotional 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 trajectories.

- Keywords: Mobile Dating Apps, Trust, Interaction Strategies,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Process
- The first author, Teng-Hsiang Chen is a researcher in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second author, Szu-Chia Ch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Szu-Chia Chang , email: scchang@mail.shu.edu.tw; address: Room S602-1, She-Wo Building, No.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4, Taiwan

- ⊙ This research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number: NSC 107-2410-H-128-018) and 2022 School Development Program Incentiv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 Received: 2025/01/07 Accepted: 2025/07/24

壹、緒論：人際關係開展的新場域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際關係中雙方溝通的「媒介」從書信、有線電話、網路，轉變為目前的行動電話。行動電話的普遍使用，亦促使人際關係的開展有一新局面。手機行動裝置的定位技術及攜帶性，為人們創造新的虛擬交友模式。利用手機的行動定位功能而開發的各種行動交友應用程式（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s，以下簡稱交友 apps），聲稱可以讓在快速流動的現代社會中到處移動的人們「即時」滿足親密或隸屬的需求（單芃甄，2016；Broeker, 2023；LeFebvre, 2018），或協助離婚的人再次找到對象（Dwyer、Hookway、Robards, 2021）。在媒體報導與產業趨勢報告中，也一再傳達了交友 apps 已逐漸普遍被使用，並有使用人數逐漸上升的情況（洪雅筠，2019；陳君毅，2020；陳律安，2021；陳映竹與任上鳴，2015），更因 2019 年世界爆發 Covid-19 疫情，而快速飆升（關鍵評論，2020 年 03 月 31 日）。

交友 apps 提供了一個快速與眾多陌生人建立關係的管道，但其過程卻充滿許多不確定性，因此使用者間的信任建立也成為重要的議題（戚幼萱，2019）。即便是在交友平台上熟識，雙方見面前的互動階段仍需持續確認對方的身分與動機；在此過程中，使用者如何評估對方的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直至最後與對方建立雙方間信任（trust）的可能（Chang, Yang, Yeh, & Hsu, 2016），甚至進入到親密關係，皆是交友 apps 使用者必須面臨的問題。

在當代社會中，人們已習慣陌生人的存在（Simmel, 1908；Lofland, 1973），再也不像千年前法國巴黎近郊的村落居民，提防從未見過的陌生人（Hardin, 2006, p. 10），陌生人彼此如何信任也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張笠雲，2000）。網際網路作為認識陌生人的媒介，其線上信任也逐漸被社會學者重視（吳齊殷與戴昀，2004；黃厚銘，2004；曾淑芬，2009）。交友 apps 的出現，透露出行動者更有渴望認識陌生人，與之建立連結，甚至是進入親密關係的現象。科技的方便性造就快速建立親密關係的機會（曹家榮，2005）；但即便交友 apps 已有許多篩選的機制，認識陌生人仍舊存在著不確定性與各種風險。從對方相貌、興趣和身分的真實性，到是否真誠地投入關係，都需要行動者逐步檢測。同時，如果雙方願意發展親密關係，但卻缺乏原本是朋友、同事、或其他現實生活中認識的基礎，也缺乏過去在追求對方的過程中所強調

的耐心與尊重，彼此的信任關係如何建立往往考驗著希望透過科技協助，有效率地找到對象的交友 apps 使用者 (Turkle, 2015)。

如同 Yamagishi (2011, p. 11) 所提到的，「也就是在這樣高度社會不確定性的情境之中，信任難以被創造，但也因此更被需要。」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尋找長期親密關係的交友 apps 使用者，在關係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三個互動階段；即在交友 apps 上搜尋他人時的前互動階段 (pre-interaction)、雙方面對面見面階段 (face-to-face interaction)、以及進入親密關係之交往 (establish ongoing relationship) 階段。在此三種階段中，交友 apps 使用者採取何種行動策略構築自身對於他人的信任 (Chang, Yeh & Yang, 2014; Chang et al., 2016)，進而願意與對方進行更多的交流和建立關係，並探討交友 apps 親密關係發展過程中，信任建立歷程以及社會意涵。

貳、文獻回顧

探討交友 apps 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信任建立過程，本文回顧有關虛擬網路世界的使用特徵與人際信任相關文獻，以及從線上到線下互動的相關研究，以下將分為兩部分進行說明。

一、虛擬世界的人際信任建立

信任在親密關係的發展與維繫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然而，在以快速配對為主要特徵的交友應用程式情境下，使用者之間的信任關係並非能隨程式配對成功而立即建立。由於平台旨在促成陌生人之間的相互認識，在沒有任何互動經驗為基礎的條件下，其本質決定了信任的建立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信任不僅僅是基於過往經驗對未來的預期，更包含了承擔未來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當人們將過去的經驗投射到未來的互動時，其實就是在評估和管理未來事件潛在的風險 (Luhmann, 1968)。因此，信任的建立過程，可以被視為一種涉及風險的社會互動，逐漸轉化為相互信任關係的過程 (Cook et al., 2005, p. 121)。透過不斷的互動和經驗累積，人們得以學習並預測未來的互動可能帶來的風險。相對地，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由於缺乏任何先前的經驗，因此被認為是風險最高的互動類型。張笠雲與譚康榮 (2005) 的研究指出，21 世

紀的台灣社會，個人對於陌生人的信任顯著低於家人親戚、朋友與鄰居同事，甚至比制度或是各種職位上個人的信任度還低，這進一步凸顯了與陌生人建立信任關係的困難性。可以說，每一次與陌生人的接觸，都隱含著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冒險與信任的建立。在網際網路世界，使用者無法如現實生活一樣依據實際互動經驗蒐集資訊，逐步構築進一步的信任關係（Hardin, 2006）；但仍可透過長期的線上互動為基礎，逐步形成對於網路社群的信任（吳齊殷與戴昀 2004）。具體的策略是使用者只要針對自我所要展現人格所構成的敘事，具有其一致性，就能夠建立初步的信任，此外，如果使用者之間人際網路重疊性能夠擴大，則更能加深彼此的信任，有助於長期關係的發展（黃厚銘 2004，頁 130-131）。

過往對於交友 apps 的研究大多聚焦於交友平台的使用介面及使用者經驗，這些研究的結果指出：交友 apps 以影像（即照片）或視覺為主的個人資料呈現方式使關係開展的方式像是在一堆商品中「購物（shopping for partners）」，也導致使用者想盡辦法編輯視覺影像、或採取某些以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為主的影像呈現策略（David & Cambre, 2016；Taylor, Fiore, Mendelsohn & Cheshire, 2010），資料的視覺化與簡單化因而也讓使用者之間產生「信任」的危機（林恩如，2017；Chan, 2018）。在關係初始的階段，個人可以隨意地印象整飾的特徵，互動經驗並非實際地面對面的溝通，而是針對彼此提供的影像與文字進行判斷等特性，似乎使得彼此間透過蒐集對方資訊來降低不確定的過程更加困難。王詠萱（2020）與陳潔于（2023）近期的研究均發現：在交友 apps 上互動時，真實性是使用者在意的要素，包含能夠看清楚樣貌的照片、有無修改過的照片、自我介紹與實際個人特質的差距等。陳潔于（2023）更進一步指出，使用者會在真實性和形象管理之間來回擺盪，誠實的透漏個人資料有助於關係的發展；對於尋找親密關係的使用者而言，雖然會選擇性的自我揭露來塑造個人形象，但不至於會出現捏造與欺騙的狀況。

Bandinelli & Gandini（2022）認為交友 apps 不同於社交平台（Facebook、Instagram），無法透過人際網絡的連結建立社會資本，進而難以透過社會資本的累積在線上建立信任關係。使用者僅能透過交友 apps 平台既定給予的介面與功能內經營個人品牌，人際信任建立的來源也只能在這些有限的資料中進行評估，同時也建立在與不熟悉的人進行互動的風險之上。這樣的信任建立過程有兩個主要的目標，一是個人

安全的面向，與陌生人面對面相遇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未來面對面約會是否在浪漫意義上具有其符號價值，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些信任評估是建立在不確定性與少量的資訊來源基礎上。在交友軟體的市場化機制中，用戶彷彿成為「品牌化主體」，必須在演算法設計的有限介面中展現「可信賴性」，使他人產生選擇與互動的動機。換句話說，信任的建立不再全然源自長期的互動經驗或社會關係，而是在「資訊有限且高度風險」的情境中進行賭注式的選擇。這種選擇更多地依賴於對資訊的詮釋與感知，反映了信任本身成為一種「策略性的社會建構」(strategic social construction)。

二、從線上到線下的信任發展

行動電話的「即刻連結性」(instant connectivity)，使得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嫁接起一個混和了遠處與近在、嵌合虛擬與物質的空間，改變過去人們必須在特定地點與時間使用科技的特性(黃厚銘與曹家榮, 2015)。交友 apps 的開發更讓移動快速的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即時滿足親密或隸屬的需求，模糊了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空間與時間(Broeker, 2023)。使用者在某天晚上想與陌生人約會或認識新朋友，他可以立即以手機登錄到系統中，一旦系統確認了使用者的確切位置，便可根據使用者鍵入之條件(通常為年齡、性別、物理距離等)過濾可能的對象(通常會呈現符合過濾條件者之照片)。在瀏覽照片及一些簡單的基本資料(profile)過程中，只要雙方都有正面的回應，就可以使用軟體提供的平台即時聊天，並相約見面，也可能透過進一步的互動開展更為深入的關係(LeFebvre, 2018; Hobbs, Owen & Gerber, 2017)。也因此，信任在交友 apps 中並非靜態存在，而是在關係推進的不同階段中以不同形式展現。以探究長期關係為目標的使用者，必須在初始階段即評估對方的可信任性，並在面對面互動中重新驗證線上所呈現的資訊真偽。

Febriani, Pentury & Andrariladchi (2022) 的研究指出，在交友平台的線上互動過程，如果具有自我揭露的部分，從雙方互相交換個人一般資訊、分享個人興趣，到透露家庭背景、家人日常生活等。有助於增加彼此的信任程度，也更容易了解彼此的個性，但是當雙方要將彼此的關係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時，脫離虛擬世界的線上溝通，而進入到線下的面對面溝通仍然是必要的。同樣地，陳潔于(2023)針對35歲以上的

異性戀交友 apps 使用者進行深度訪談，發現使用者在不同階段使用多樣的策略進行「信任演繹」。如在自我揭露階段，會先分享非威脅性的資訊，再漸進式透露重要經歷；在降低不確定性的互動中，則藉由提問、觀察與第三方認證（如其他社群平台）進行身分驗證；而面對面見面被視為檢驗「化學反應」與信任實踐的重要轉捩點。

對於網路關係的研究，學者開始注意到從線上到線下的不同信任樣態。其中，Fiore 與 Cheshire（2010）探究了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上尋找對象、見面到建立關係過程中，對系統的信心（confidence in the system）、他人的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 of other）和關係信任（relational trust）三種信任型態的變化¹。最初，當使用者在尋找對象時，對系統的信心是此階段信任建立的要件，使用者必須相信他所尋找到有關對象的資訊是正確的。在見面之後的階段，建立起對於對方的信賴感，以及獲得對方的信任是最重要的目標，同時，見面也意味著降低各種不確定性的可能。當雙方逐漸熟識之後，關係信任也會隨著彼此經常地互動而產生，如果關係信任逐漸發展，那麼依照各種前述指標所形塑的信賴感也漸漸地退去其重要性。

由此可知，即便是強調能快速配對的交友 apps，行動者在關係發展的過程中，都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互動，才能逐步建立信任關係。即便雙方一見傾心能加速信任關係的進展（Hardin, 2002），但是在進入親密關係後，則有更多信任建立的條件需要被行動者確認。鄧郁馨與王嵩音（2015）指出長時間互動是建立親密關係信任不可缺少的要素，像是遠距離的親密關係，會透過傳播工具與另外一半保持聯絡，給予對方安全感，但關係的維持仍是依靠彼此的信任，雙方交往越久、關係越好，也比較會信任對方；即便是網路上的親密友誼，也需較長時間及持續互動以建立信任感（田瑋茵與施香如，2016）。

因此，透過交友 apps 的快速配對，並不代表快速建立信任關係；以尋找親密關係對象為目標時，見面之後確立雙方願意進入親密關係，才更是信任關係考驗的開始。因此，無論是傳統的親密關係理論亦或以網路為中介之關係發展論述，恐無法完整詮釋其關係發展之內涵及樣態。本研究著重在透過交友 apps 尋找長期親密關係的個案，嘗試探索科技造就的快速建立親密關係過程中的信任建立特徵及其互動意涵。

1. Fiore 與 Cheshire（2010）也將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納入討論，一般信任與個人的人格特徵有關，強調的是個人在社會中的一般狀態下，是否容易相信別人，僅在是否會使用交友 apps 尋找對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並非在關係發展歷程中。

叁、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將針對行動交友 apps 使用者間的信任建立過程進行探究。因研究目的涉及受訪者個人主觀的經驗，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半結構訪談進行資料的蒐集。在受訪者的選擇上，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透過滾雪球以及公開徵求的方式，尋找符合以下條件的參與者：台灣人、異性戀者、年齡介於 20-35 歲之間、曾使用行動交友 apps 認識伴侶並發展出親密關係、且願意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分享個人經驗。資料蒐集期間為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07 月，與 2023 年 11 月與 12 月，原先共訪問了 16 位受訪者，經過資料的分析與萃取，以下研究結果僅使用其中 10 位參與的訪談資料。其中 4 位為男性，6 位為女性，多居住於北部地區（含台北、新北、桃園等地）。受訪者交友 apps 使用資歷最長是 5 至 6 年，最短的僅有個案 G 使用 1 個月（基本資料請見表一）。在年齡的選擇上，之所以選擇 20 至 35 歲，主要是因為考量到交友 apps 主要的使用者為年輕族群，並且會透過平台尋找長期的親密對象，以及尋找結婚對象，也因此本研究排除尋找短期親密關係與尋求第二次婚姻的使用者。在平台使用的經驗上，除了個案 D、G、I 僅僅使用一個平台外，其餘皆有同時間使用兩個平台以上的經驗，可提供本研究不同平台的特色。

訪談資料蒐集由研究者及三位研究助理（含兩名博士班研究生）在個人的社交網絡或相關的社群媒體中招募符合上述條件之受訪對象，並與受訪對象約定時間及地點進行訪問。在了解個案的使用經驗與情感發展後，針對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信任建立的策略與障礙進行訪談。每次訪談的時間約為 90 分鐘，在訪談完成後，將訪談錄音轉換成逐字稿，由兩位研究主持人進行分析，並由研究者再從訪談分析中擷取重要的訪談內容，作為本研究的例證或論述主張的佐證。對於本研究而言，除了希望看到行動者具體的策略外，還需要歸結出關係發展階段過程不同的信任建立方式與側重的面向，並探索其中的社會意涵。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分類	性別	使用資歷	使用過交友的 apps (依個案使用時間順序)	使用概況
A	男	3 年	Wechat、Skout、Beetalk、 Badoo、Tinder	主要使用 Tinder， 超過一年
B	女	5~6 年	Tinder（在法國使用）、 skout、beetalk、緣圈	目前的男友是透過 緣圈認識
C	女	3~4 年	OkCupid、Aimm、Tinder、 Just dating、BeeTalk	主要使用 OkCupid
D	女	1~2 年	緣圈	主要使用緣圈，曾經同 時使用另一個 app，但 已忘記
E	男	2 年	Beetalk、Tinder、探探、 Goodnight	主要使用 Tinder
F	女	1 年	Skout、Tinder、Beetalk、 緣圈、Eat Together	主要使用 Skout、Tinder、 Beetalk
G	女	1 個月	緣圈	找到男友後刪除
H	男	5 年	Beetalk、Tinder、Coffee Meets Bagel、Skout	透過 Skout 發展親密關係
I	男	2 年	Tinder	使用兩年後找到對象
J	女	3 個月	Tinder、Coffee Meets Bagel	主要使用 Tinder，3 個月 後找到對象

肆、分析

Fiore 與 Cheshire (2010) 提出網路使用者尋找對象之過程，區分出三個人際信任發展重要的時間點：前互動階段、見面、逐漸熟識後發展的親密關係。本研究透過訪談，也發現受訪者對於關係發展的信任轉變符合上述的三個時間點，因此，本節對於信任發展分析結果的呈現，將依據此關鍵時間點進行描述，同時說明該關係階段使用的信任建立策略及其社會意涵。

一、前互動階段：網路資訊作為信任陌生人的基礎

此階段是指使用者在網路上相互溝通的階段，結束於雙方首次見面。Fiore 與 Cheshire (2010) 認為在此階段信任的要素，主要是使用者對於系統的信心 (confidence in system)，而非人際之間的關係信任。交友 apps 作為提供合適人選的平台，依賴的是使用者對於平台篩選機制的信心程度。純粹在虛擬世界交流的網路交友，是以透過擴大兩人之間關係的重合度，作為關係信任的基礎 (黃厚銘, 2004, 頁 131)；但交友 apps 使用者的初衷，是尋找日常生活中無法認識到的人，並且盡可能地不讓現實生活人際網絡中的人，知道自己在使用，因此無法構成相互重合的人際網絡作為信任基礎。此外，交友 apps 也不同于網路購物，即便可以看到對方的資料與照片，但使用者無法進行評比，平台也不會對於人選提供評分，或是呈現出商品購物般的使用者評價，而僅僅是在使用者輸入各種條件之後，產生出推薦的對象。對於篩選出人選的信任建立，是仰賴於平台的篩選機制，平台也成為人選的擔保者，也因此挑選適合的平台，是行動者最重要的步驟。

面對各種不同交友 apps，使用者會透過參考他人的使用經驗或推薦，而選擇使用特定的 app，期待搜尋到與自己動機相同的人。挑選交友 apps 平台被行動者認知為對於不同類型人群的篩選。如同個案 B 和 C 描述自己決定使用該平台的判準，「其實緣圈是我另外一個朋友推薦我使用的，然後它就是，他那時候就是標榜跟我說，就是真的要找認真交往對象，就是才會使用的 app。」(B-005)「因為我覺得其他的軟體，除了 Aimm 之外，上面太多只是想要短暫親密關係的人，就是一夜情的，但是我個人

並沒有這方面的需求。」(C-003) 另外，平台介面將配對過程設計為各種關卡，被行動者認知為是透過多層的篩選機制逐步排除動機不相同的使用者，以「萃取」出與自己動機相同的對象，如個案 G 所描述自己使用該平台的動機：

我好像是那時候是先上網去搜尋，就是想說找比較安全的，然後他這個平台是比較安全的，因為它有四個關卡你才可以認識一個人，所以它是重重關卡，所以一般想要做一些壞壞的事的人，他們不會上這個軟體，因為太麻煩了。(G-008)

換言之，有別於尋找一夜情的使用者，尋找長期親密關係（交往）對象的使用者不怕麻煩，認為有嚴謹篩選機制的交友平台才會篩選出想認真交往的人。也因此，有繁瑣程序的交友 apps，會被尋找認真的親密關係之使用者優先考慮。平台的篩選機制作為配對成功人選的擔保者，但卻不保證此對象的真實身分，相較於動機隨時有變換的可能，個人的身分較具穩定性，且真實性較容易被查證。使用者會在交友 apps 之外的平台，盡可能地搜尋有關對方的資訊，或是移到其他平台（如 Facebook, LINE, IG 等）繼續互動，在聊天過程中逐步確認對方身分的真實性，「我們會這個加 LINE 啊、加臉書啊，或是加 IG 啊等等的，那再進一步確認身分。」(A-004) 確認身分的過程，也說明使用者對於單一交友 apps 平台具有較低的信心，僅透過一個平台並不足以構成個人真實性的確認，還需要持續透過其他平台的佐證，說明使用者的信心是建立在網路世界，而非單一平台。當使用者透過蒐集網路資訊作為信任對方的基礎，呈現出網路資訊的現代社會，鼓勵使用者透過網路訊息構築社會真實，透過各種訊息的相互比對與訊息系譜的查找，構築對方的真實性；同時也造就個人訊息如果無法在網路世界中被查詢與確認，則較不容易被信任。這也導致原本認為網路的無遠弗屆，會讓人們可以透過網路科技擴展建立親密關係的可能性，卻由於使用者只能透過網路訊息的查找構築信任，把使用者情感發展的可能性帶到保守的狀況。

對於使用者而言，照片是吸引注意力的第一步，但是由於影像具有展演、變異甚至掩蓋的特質，也最容易作假。Toma, Hancock & Ellison (2008) 的研究指出，個人樣貌在照片上的呈現是準確性最低，並且這種不準確性是有意為之的。如同個案 A 和

C 描述的狀況，「……隨著時間，使用經驗增加之後，發現根本就是假的，有的甚至可能是個男的貼女生照片，或者是大媽貼年輕女孩的照片，都有可能。」（A-002）

「就是很多的交友軟體上面的人，他可能反正他隨便編一個名字登入就好了，甚至很多人都理所當然的放別人的照片，那你跟他見面之後會發現你哪位？」（C-095）在前互動階段，使用者最在意的是對方身分的真實性，但網路平台的身分可以造假，照片不僅無法真實呈現對方的樣貌，還有可能以他人的照片取代或修圖，以便讓對方產生好的印象，造就透過科技（包含交友 apps 以外的平台）卻無法建立信心的結果。

由於對於照片的符號詮釋是高度不穩定的，網路視訊功能的出現，似乎是降低詮釋不穩定的解決方式，並將照片影像的變異性轉換為另外一種形式。即便視訊也有造假的可能，但至少使雙方在現實生活中見面之前，可以先透過網路「見面」，確認對方動態時的樣貌「電話之後大概過幾天吧，我提議我們來視訊吧，因為我想讓她看看我的樣子，我的樣子到底是不是跟照片一樣，而且是會動的，這也是一種確認的方式。」（A-068）確認樣貌的同時，也檢證照片與視訊時樣貌的一致性。視訊功能的特徵是聲音與樣貌的同時展現，並模擬與對方在線下見面的情境，樣貌與聲音同時展現的效果，使行動者得以將聲音特徵與樣貌連結在一起，構築出更具體的印象。除了個人的樣貌之外，在這些管道交換彼此的生活照，是在此階段構築關係信任基礎的要素之一。個案 J 提及，他和對方透過其他社群平台看到照片，而且照片中還包含家人，這提升了個案對於對方的信任：

因為我那時候有看過我老公拍他們家的照片，然後他照顧他姪女的照片，我覺得那我就想說這應該不是騙人的，因為在我心裡會覺得說你願意分享家裡，或是分享你的家人的照片，其實應該是已經比較熟的人才會做這件事情，不然你不隨便讓別人看你家。（J-001）

由於已經和對方開始聊天，加上看到對方真實樣貌的照片，以及有家人的照片，在此階段初步構築關係信任之後，才使得個案 J 考慮與對方見面，使關係從線上互動進入到真實互動的階段。交友 App 創造了一個獨特的互動場域，重新定義了使用者如何呈現自我並建立信任。在這種高度中介的環境下，「真實性」的展演變得極具策略

性與表演性，受訪者為了展現「可信賴」而刻意呈現日常。就如個案 B 在有限的照片呈現中，展現自己日常生活的內容，足見呈現日常的重要性。「如果它只能讓我放三張照片，我可能就會放一張可能有到半身的，然後一張我側臉的，然後另外一張可能比較生活一點的照片。」（B-010）。而日常生活的展現，不僅只在照片上呈現自己的容貌，還包含了描述日常生活的內容、工作環境、對於事物的看法等。

我甚至在上面把我一些生活，甚至是工作上面拍的照片，我都放上去。我有時候還會寫些小小的那種小日記、公開的日記，例如說針對某些時事、某些節日看法，我在做什麼啊。甚至我還把我在辦公室自己的自拍照片放上去。自拍照，我工作時的自拍照放上去。（A-019）

個案 A 描述了他展演自己日常生活的內容，盡可能地表現自己的日常生活，作為獲得他人的關注，增加建立關係的機會。使用者不再只是單純地分享資訊，而是積極地「扮演日常作為真實性的展現」（performing the mundane as authenticity）。此種真實性的展現不僅僅是展現日常生活的樣態，還包含勇於扮醜的照片內容，如個案 J 提及她擺放較醜照片的目的「對啊！我網路上都放比較醜的照片，你到現場就會跟我說你本人比照片好看耶，所以我們都放比較真實生活的照片。」（J-018）。由此可知在平台上呈現真實性的意涵，除了展現日常生活內容外，呈現自己較醜的面貌也被解讀為真實，成為真誠與可被信任的特徵。從透過視訊通話看見對方的真實樣貌、分享家人的照片、分享日常生活各種細節來強化真誠形象，此種展演策略成為 App 特有的信任語藝，反映了在 App 互動中高度策略化的信任建構與親密協商過程。

知道對方真實的姓名，也是建立信任的關鍵，個案 I 在 LINE 上與對方聊天時，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也沒有透漏自己的姓名讓對方知道，一直到線上溝通到一個程度之後，對方才透過 LINE 告知姓名「再聊一陣之後，他有跟我說他叫什麼名字，就是可能到了某個程度才有個信任，我們可以互相見面前。」（I-010）姓名是個人身分具體的資料呈現，有了姓名之後就會更容易地查詢到對方的資料，像是個案 I 獲取對方姓名之後，透過網際網路的搜尋就可以查找到對方的職業，年齡或甚至任職的單位，這就構成個案 I 對於對方的初步信任，將關係帶入到見面的階段。

整體而言，線上互動階段的信任建立方式，是透過各種驗證對方的真實性而建立，再加上平台上的照片和個人資料被認為可能跟真實地對方有差距，也因此行動者發展出其他驗證真實性的互動策略，從與對方視訊、獲得對方與家人的照片、取得對方真實姓名。逐步地在線上互動的階段，盡可能蒐集具有真實性的資訊，從這些資訊中建立信任的基礎。

二、見面：想像與現實一致性的信任建立關鍵

此階段是指首次見面，到確立彼此是否進入親密關係的過程；「見面」是最重要的關鍵點，具有確定彼此是否會進入到親密關係的作用（古文秋，2005；余憶鳳，2002；Finkel, Eastwick, Karney, Reis, & Sprecher, 2012；Ramirez, Sumner, Fleuriot, & Cole, 2015）。不同於社交軟體的使用者僅在網際網路世界交流，交友 apps 使用者的目的在於之後現實生活的相處，因此期待能盡快與對方見面，這同時也呈現行動者對於網際網路較低的信心程度，其源自於網路上的所有資訊都可能與真實的對方有極大的差距。

因此降低其不確定性的做法，就是與對方進入真實世界的互動。縮短線上互動的時間，盡快與對方見面，成為克服線上信任困境的策略。如同個案 C 提到「你在交往交友網站上面，然後你認識一個新的人合的來，就是趕快碰面，就有利於你趕快認識現實生活中的他，因為畢竟透過機器有的時候，你不太能夠清楚的知道他真實的樣子是怎麼樣。」（C-014）由上述的敘述可以看出，使用者認知到線上展演與現實生活的差距，說明了線上資料不能輕易相信的基本認知，因此要趕快確認對方的真實性，以及線上資料和真實樣貌的一致性。作為人際關係媒介的交友 apps，主要目的在於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地找尋到對象，並非如網路戀情般，在網路世界進行長時間的互動，而是盡可能地在相互圈選成功後，快速進入到面對面互動的階段。即便已經知道對方的真實身分，與對方見面仍是具有危險的成分，行動者降低此危險的策略是與對方約在公共的場合，並告知朋友這時要去跟篩選出的人見面，在所有的個案中，並沒有因為與人選見面而發生危險。

見面是虛擬與現實的比對時刻，使用者在見面時，驗證彼此的容貌是否和 apps

上所呈現的相同，以及在蒐集對方各種資訊後，檢測自己所想像對方的個性與真實見面互動時是否一致。想像的作用在網路交友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不同於透過面對面互動逐步蒐集對方的資訊，使用者在網路上所蒐集的資訊，主要是透過對方所提供的資料與照片，構築出對對方特質的想像。社會學家 Illouz (2007) 指出傳統浪漫愛情的想像，是現實與想像交雜在同一個時間點，能產生具有互動經驗而造就的回顧性想像，但網路交友的想像是現實與想像被分隔為兩部分，使用者先考查對方資訊，造作預期性的想像，在形塑想像後才進入真實互動，兩者在不同的時間點產生；其透過網路造就的想像，依賴的是文本的認知性知識，會受到語言遮蔽 (verbal overshadowing) 的影響，即語言描述的過程影響到人們實際互動的認識。交友 apps 的想像是一種預期式的想像，這造就面對面的階段，成為使用者比對有關對方網路資料與真實狀況的過程。容貌的比對是面對面時期最具體的比對內容，在相片的呈現上貼近真實的狀態，縮短網路呈現和真實生活的差距，較容易獲得對方的信任，如同個案 C 說明他如何嘗試被對方信任的策略：

因為我本人不會放那種修圖修得太過份，或者是化妝化得非常濃、根本認不出來是我的那一種照片在網路上面，因為我覺得不需要……我甚至網路上都放沒有化妝的照片，或者是很隨便的照片，因為我覺得我不需要一定要裝做自己美若天仙之類的，這樣子你看到本人的時候比較有驚喜，而不是驚嚇。(C-125)

在線上互動時期的展演特徵，即扮演日常生活作為真實性的展現，以此獲取他人的信任，此展演內容影響到見面的互動階段。如果容貌、個性和原先想像的不同，並且是負面的，則被指稱為「見光死」或「看走眼」，個案 F 和 H 陳述外貌和真實個性差距的經驗「恩，三四成會有，應該說有時候我覺得見光死不單單只是外貌，有可能是那種整個人一見到面就哇……覺得聊不起來或他講話超級沒有內容的。」(F-036) 「我覺得最容易看走眼的是個性，因為個性實在是最難去想像……而且個性又有分她是什麼期段，有些時候她那個年紀的時候，就是那樣的個性，說不定她前後不一樣。」(H-054)

少量的見面次數，也使得網路匿名性的特徵，轉化到現實生活的見面後並未消失。使用者可以透過各種印象整飾的方式，包裝出想要傳遞給對方的印象。由於關係的起點是陌生人，沒有共同的社會網絡，即便是雙方見面，都無法確認對方動機、身份與其他資訊的真實性。如同個案 D 所陳述的狀況：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從哪裡出生住哪裡，其實我們碰面之後，你也沒有辦法摸清我的底細……其實是你們碰面了之後，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是你們未知的，你就是只能相信他所告訴你的，他跟你說他住哪裡，他從小怎麼長大他都可以這樣說，我也不認識他的朋友，就是他可以塑造自己他想要給你的形象。（D-035）

進入到見面的階段，雙方的真實性都無法從朋友、鄰居、同事等人際網絡的連結中獲得確認，只能憑藉網路蒐集的資料，以及幾次見面所蒐集到的個人訊息，以至於即使是見面也無法確認對方個性或人格特質的真實性，難以構築關係信任。

三、交友 apps 作為親密關係發展的風險

林怡君與趙梅如（2007）指出忠誠在親密信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確認自己在對方的心中是獨一無二的。若雙方已進入固定的親密關係，但其中一方仍持續使用交友 apps，就代表仍保有「與他人進入親密關係的途徑」，使用者就會擔心自己可能被取代。另一方面，若有一方繼續使用 apps 也會導致不信任或是感覺被欺騙。因此，刪除交友 apps 成為「對於目前關係忠誠」的宣示，是彼此投入於現階段特定親密關係的指標。

就是會看對方有沒有繼續在玩嘛，你有繼續再玩或是可能就會看說，那你是還有再跟誰聊天……就是在認識我之前就已經認識的人，你還有持續跟她聊天嗎？或者之類的這樣子，這就有點像對方放的那個線沒有全部剪斷，那你就會擔心說是不是有一天我就會被取代，彼此都會有這樣的擔心。（B-066）

針對交友 apps 造成目前親密關係的不穩定，行動者認為進入親密關係之後就要刪掉交友 apps，是大家共同的默契。對於關係忠誠的表現，是建立在刪除或關閉交友 apps 的條件上，有兩種具體的互動模式：一是認為這是大家的共識與默契，並不需要直接詢問，「就是交往後你為什麼不刪，這應該是基本的默契」（I-028）；二是在確立親密關係之後，要求或詢問對方一同將其刪除，作為確立親密關係的宣示，個案 J 展現出以一種儀式行為，塑造自己對於對方的信任：

我們好像是正式交往之後，有一次我們去夜市逛街然後我就說你還有在用嗎？他就說沒有，然後我就說那不然我們就手機拿出來就刪掉它，所以我們就手機直接拿出來，就互相確定彼此是不是刪掉了……對，然後我們就當天就是確定彼此手機沒有那個東西，我就覺得，喔，那既然我們都在彼此面前確認過了，那我就選擇相信。（J-022）

當使用者知道刪除 apps 對於關係信任的重要性，但自己或對方卻不願意刪除，就意味著保留著（甚至是期待）與其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機會。Illouz（2019）指出親密關係的信任，並非具有契約的信任關係，而親密關係大部分也無法契約化，所以持續保有 apps 是避免風險的策略，而關係風險主要是目前關係隨時會終結，這也導致無法想像目前這段關係的未來。如同個案 E 認為自己沒有刪除程式的原因是「因為是一種感覺，因為我覺得我們可能隨時就分手了，我現在可能只是一個口頭上的情侶而已，但是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C-132）Illouz（2019）認為想像未來的能力和信任的能力是交纏在一起的，但是現在親密關係的自由，導致未來關係陷入困境。面臨隨時結束的關係，大部分人會採用自我保護的策略。從以上個案 C 的陳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目前無法想像和對方未來的發展，另一方面，交友 apps 是尋找下一段親密關係的工具之一，所以持續保有 apps，成為個案降低風險與自我保護的策略。

除了無法想像未來而採取的自我保護措施外，保留平台也顯現出使用者並不只專注於目前的關係中，顯示自己對於目前關係的投入程度不高，如同個案 E 的描述「我沒有跟她說（要刪除 app），還沒，但我覺得某一天會說出來……然後我也不介意，她是不是愛我，反正我也無所謂。」（E-070）一方面，顯示不論是根本不喜歡

對方了、認為目前感情不穩定、或是不在意目前的關係，只要持續擁有交友 apps，都成為使用者隨時會離開目前關係的指標；另一方面則展現出，網路科技所造就與其他陌生人快速建立關係，讓使用者得以快速地尋找到下一位潛在的親密關係人選，所以可以輕易地放棄目前的關係。科技造就人們可輕易地尋找到另外一段關係，也才使得 Turkle (2015) 所指出的「最優化」心態成為可能，即使用者配對成功後，由於透過交友 apps 容易尋找到下一位對象，以及使用者抱持尋找最佳伴侶的心態，即便在交往的當下，仍會持續尋找下一位可能的對象，「換下一個 (nexting)」成為交友 apps 情感生態的一部分。

當科技並未介入到人類的日常生活時，許多人際之間的關係較不可逆，大多是透過人的回憶造就關係經驗的回溯。網路技術造就人際關係的可逆性，使得人際交往透過預期、確認、建立信任，並且建立信任之後還可能保留懷疑。交友 apps 的資料並不會因為使用者刪除之後就會消失，只要使用者再次下載，所有資料就會再復原。因此，就算確認對方刪除，也無法確認對方是否會再次下載，如同個案 B 的描述「那個 app 只要你重新下載那個資料就會再重新回來啊，它沒辦法被完全整個刪掉，所以這個其實很難真的去規範對方啦，如果對方真的想要幹嘛的話，其實是沒辦法的。」

(B-067) 網路科技造就關係的可逆性，導致無論對方刪除或不刪除都使自己對於目前的關係感到懷疑，擔心對方是否認真對待目前的關係。關係確認往往伴隨「刪除 App」的行動，反映了異性戀親密文化中「專一」作為終極目標的社會規範。不論是雙方將刪除 app 作為正式確認彼此進入親密關係的儀式行為，或是視為一種默契而互不過問，甚至是避免被終止親密關係的風險而保留，使用者都認為進入親密關係後必須刪除，進一步彰顯異性戀親密文化中專一、忠誠與排他的道德規範。簡言之，即便現代科技開闢了建立親密關係的便利管道，其最終仍趨向回歸異性戀單一且要求忠誠的傳統道德框架。

伍、結論：信任與風險交纏的交友 apps 親密關係發展

當代社會的人際信任已經超脫在地緣與血緣之外，而能夠直接信任陌生人 (Giddens 1990: 079-083)，同時這已不再限於路上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也包含虛擬

世界上有共同動機的陌生人。交友 apps 逐漸被廣泛使用，更顯示網路科技進入到人際關係之中，快速地與陌生人產生連結，並直接發展到線下關係的建立，透過本研究可區分出過程中的社會陌生人與個人層次信任。

在社會陌生人層次部分，尋找長期親密關係的行動者，信任整體交友 apps 的過程，從圈選對方、見面到進入親密關係，對於此運作循環的信任。此種陌生人相遇的信任基礎，是基於雙方知其禮儀般的互動規則，也依據此互動規則作為相互防範的手段（Giddens 1990: 081）。在行動者都知道互動規則的狀況下，與陌生人見面的危險性成為可控制的風險，具體的行動策略是要約在公眾場合見面、並且讓朋友知道今天與網友見面「我可能會讓我朋友知道說，我跟網友有約……即便可能覺得對方已經很正常很安全，但這真的太難講，所以可能就是讓朋友知道你在哪裡，然後今天跟網友見面。」（B-016）。對於行動者而言，雖然不熟悉對方，難以造就個人層次上的確定性，但是對於過程的熟悉，成為與陌生人建立信任關係的基礎，展現在如果眼前的對象不適合，隨即透過平台尋找下一位的狀況，網路科技使關係得以輕易建立，也使關係輕易地結束。

而交友 apps 作為一切行動起始點，其篩選機制是行動者可信任的系統，系統作為陌生人的擔保，有助於陌生人之間建立信任（黃厚銘，2004，頁 106）。交友 apps 是以平台的篩選機制作為擔保，但是行動者並不信任單一平台，透過網路資訊查找對方身分的真實性，也由於網路身分可能造假，而被行動者傾向不信任；此外，無法在網路上被證實其身分，或者無法在網路上被查找到個人資訊也傾向被不信任。在尋找長期親密關係的動機下，快速進入真實世界的面對面互動是行動者的策略，認為見面才能確認對方真實性與一致性，說明網路造就的不確定，被當代社會陌生人間的信任所克服，即使難以確認對方的真實性，仍可以見面並期待建立親密關係。

同時，須注意到交友 apps 是以照片為互動序列起始點的特徵，使用者依據自身經驗建立判讀照片的機制，而使用者自身也會依據此判別系統展現自己的照片（陳潔于，2023）。本研究指出，使用者以扮演日常生活作為真實性的展現，以此作為可被他人信任的基礎，這是交友 App 中獨特的信任建立策略。透過在照片中呈現各種日常生活內容與場景，同時以文字描述個人心情與觀點作為扮演的素材。此種信任語藝，超越了單純的資訊分享，實則映照了交友 apps 場域裡高度策略化的自我展演。

但在個人信任層次上，交友 apps 是以陌生人關係為起點，缺乏共同的社會網絡作為信任的基礎，使得網路資訊成為僅有的信任建立依據。同時，個人持續地印象整飾與缺乏長期互動經驗的累積驗證，使得雙方難以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因此，使用者需要在關係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根據所能獲得的資訊檢驗與評價彼此的可信性 (Schilke, Reimann, & Cook, 2021)。

根據本研究統整親密關係建立的三階段，在此歸納出各階段行動者的行動目的與策略、信任建立關鍵與互動的社會意涵，並嘗試建構交友 apps 發展信任的親密關係模式。在前互動階段，平台系統的多重篩選機制是使用者的信任關鍵來源，但真實身分資訊的獲取才是為此一階段的行動目標。使用者的行動策略包括透過其他平台的搜尋佐證及視訊來確認對象的真實性；真實姓名的取得在互動中的意涵表示對對方的初步信任，進一步可發展進入第二階段。見面是關係發展的第二階段，檢驗一致性是重要目標，透過見面不斷驗證網路搜尋的資訊與真實經驗之間的差距，來建立是否信任對方的基礎，線上和線下的印象整飾在這個階段的社會互動扮演著重要的決定因素，如何在見面之後的互動過程中透過訊息的比對，以降低不確定，是增進關係信任的重要因素。在親密關係的第三階段，唯一性、固定性的關係是主要目標，刪除交友 apps 是忠誠關係、重要的信任關鍵行為，行動者刪除交友 apps 有親密關係的社會性象徵意義。行動者若未刪除 apps 則有可能被詮釋為行動者風險管理和機會主義(nexting)的意涵，也呈現出行動者對於身處的親密關係具有較低的信任感。本研究發現，交友 apps 使用者親密關係的發展，是信任與風險相互交纏的過程，因而信任建立不是一個互動過程的終點，而是持續檢驗的過程。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與滾雪球方式招募受訪者，雖能深入探討具特定條件的交友 apps 使用經驗者在親密關係中建構信任的歷程，但也存在若干限制。首先，由於部分樣本係由研究助理於自身社群網絡中招募，可能導致受訪者集中於特定教育程度或社經背景，難以全面涵蓋交友 apps 使用者的多元經驗。其次，本研究參與者多為年輕的異性戀者，研究結果未必能延伸至年齡較長、性傾向多元、或位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交友 apps 使用族群。此外，訪談樣本數量有限，雖已達初步的資料飽和，仍可能遺漏某些具文化特殊性的互動策略。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展樣本來源，涵蓋更多元人口結構，並從性別、階級、性傾向等交織視角出發，深入分析不同使用者如何於特定文化脈絡中協商親密信任。

參考文獻

- 王詠萱 (2020)。《「一滑鍾情？」婚戀型交友軟體視覺語藝研究策略》，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ue2ahg>。
- 王嵩音 (2022)。〈臉書使用動機與行為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資訊社會研究》，42：123-150。[https://doi.org/10.29843/JCCIS.202201_\(42\).0005](https://doi.org/10.29843/JCCIS.202201_(42).0005)
- 田瑋茵、施香如 (2016)。〈女大學生網路親密友誼之發展歷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7：27-57。<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6120047003>
- 古文秋 (2005)。《適婚族群使用網路交友之關係發展因素與溝通策略研究：以 Yahoo！奇摩交友平台為例》，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khur5x>
- 吳齊殷、戴昀 (2004)。〈虛擬空間的倫理議題—網路社會的社會秩序與信任〉，「E 社會的公共倫理、公民德行與公民養成研討會」論文。台北：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 余憶鳳 (2002)。《網住 e 世情—網路戀情發展歷程及其影響因素之理論建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k7qqt>
- 林怡君、趙梅如 (2007)。〈親密信任之內涵建構及量表編製〉，《中華輔導學報》，21：1-32。<http://doi.org/10.7082/CARGC.200703.0001>
- 林恩如 (2017)。《男女大不同：交友 App 的約炮使用行為之認知、態度、行為之初探》，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nc4arc>
- 洪雅筠 (2019 年 02 月 16 日)。〈想脫單嗎？研調：去年超過三分之一婚姻由交友 App 促成〉，《匯流新聞網》。<https://cnews.com.tw/005190215a06/>
- 張笠雲 (2000)。〈制度信任及其行為意涵〉，《台灣社會學刊》，23：179-222。<http://doi.org/10.6786/TJS.200006.0179>
- 張笠雲、譚康榮 (2005)。〈制度信任的趨勢與結構：「多重等級評量」的分析策

- 略》，《台灣社會學刊》，35：75-123。
- 陳君毅（2020年06月09日）。〈從交友軟體跨入保健品，尚凡營收、獲利刷新高！2020年兩策略添動能〉，《數位時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8023/sunfun-2020>
- 陳律安（2021年09月06日）。〈小眾交友 App 竄紅〉，《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5724339>
- 陳映竹、任上鳴（2015年7月30日）。《交友 App 發展現況與趨勢》。財團法人資訊工程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https://mic.iii.org.tw/aisp/Free?docid=CDOC20150729002>
- 陳潔于（2023）。《成年人以交友軟體找尋伴侶的歷程：異性戀性別規範的再現與重塑》，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傳播與科技學系碩士班。【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eexhpn>。
- 戚幼萱（2019）。《我如何相信你—交友 App 的信任建立過程之影響因素》，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rduxgb>
- 單芃甄（2016）。《手機交友應用程式使用行為研究》，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研究所媒體應用組。【台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2kq7t2>
- 曹家榮（2005）。〈資訊時代的媒介速度與愛情〉。《資訊社會研究》，9：267-294。
- 黃厚銘（2004）。〈真實的謊言：虛擬社區中的身分認同與信任〉，張維安（編），《網路與社會》，141-166。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黃厚銘、曹家榮（2015）。〈「流動的」手機：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己關係〉，《新聞學研究》，124：117-154。[http://doi.org/10.30386/MCR.201507_\(124\).0002](http://doi.org/10.30386/MCR.201507_(124).0002)
- 曾淑芬（2009）。〈網際網路的信任與風險：經驗科技或是社會濡染？〉，《資訊社會研究》，17：127-151。
- 鄧郁馨、王嵩音（2015）。〈見面還是不見面？情侶維繫關係之管道分析〉，《新

- 聞學研究》, 122 : 121-167。 [https://doi.org/10.30386/MCR.201501_\(122\).0004](https://doi.org/10.30386/MCR.201501_(122).0004)
- 關鍵評論 (2020 年 03 月 31 日)。〈新冠肺炎疫情帶動「宅經濟」爆發, 交友軟體單月活躍用戶數成長 40%〉, 《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3140>
- Bandinelli, C. & Gandini, A. (2022). Dating Apps: The Uncertainty of Marketised Love. *Cultural Sociology*, 16(3) 423–441.
- Broeker, F. (2023). *Love and Technology: An Ethnography of Dating App Users in Berlin*. Routledge.
- Chan, L. S. (2018). Ambivalence in networked intimacy: Observations from gay men using mobile dating apps. *New media and society*, 20(7), 2566-2581. <http://doi.org/10.1177/1461444817727156>
- Chang, Jenny H.Y., Yeh, K.H., & Yang, H. (2014). Conceptualizing trust: A holistic Chinese view to bridge divergences and dichotom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2), 212-229. Retrieved from: <http://doi.org/10.1080/17544750.2014.905868>
- Chang, Jenny H.Y., Yang H., Yeh K.H., & Hsu S. C. (2016). Development trust in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Ethnic Chinese's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6(2), 167-193. <http://doi.org/10.1080/21515581.2016.1207543>
- Cook, K. S. Yamagishi, T., Cheshire, C., Cooper, R., Matsuda, M., & Mashima R. (2005). 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 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8(2), 121-142. <http://doi.org/10.1177/019027250506800202>
- David, G., & Cambre, C. (2016). Screened intimacies: Tinder and the swipe logic. *Social media + society*, 2(2), 1-11. <http://doi.org/10.1177/2056305116641976>
- Dwyer, Z., Hookway, N., & Robards, B. (2021). Navigating “thin” dating markets: Mid-life repartnering in the era of dating apps and websites. *Journal of Sociology*, 57(3), 647-663. <http://doi.org/10.1177/1440783320948958>
- Febriani, E., Pentury, E., & Andrariladchi, H. (2022). The use of dating appli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on Tinder). *Communic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9 (1), 1-10. <http://doi.org/10.37535/101009120221>

- Finkel, E. J., Eastwick, P. W., Karney, B. R., Reis, H. T., & Sprecher, S. (2012). Online dating: A cri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3(1), 3-66. <http://doi.org/10.1177/1529100612436522>
- Fiore, A. T., & Cheshire, C. (2010). The role of trust in online relationship formation. In D. Latusek & A. Gerbasi (Eds.), *Trust and Technology in a Ubiquitous Modern Environment: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55-70). IGI Global. <http://doi.org/10.4018/978-1-61520-901-9.ch004>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 R. (2002).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ardin R. (2006). *Trust*. Polity.
- Hobbs, M., Owen, S., & Gerber, L. (2017). Liquid love? Dating app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Journal of Sociology*, 53(2), 271-284. <http://doi.org/10.1177/1440783316662718>
- Illouz, E.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Polity.
- Illouz, E. (2019). *The End of Love: A Sociology of Negative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L. E. (2018). Swiping me off my feet: Explicating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on Tinder.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5(9), 1205-1229.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17706419>
- Lofland, L. H. (1973).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Waveland Press.
- Luhmann (1968). *Vertrauen*. F. Enke Verlag.
- Ramirez, A., Sumner, E. M. (Bryant), Fleuriet, C., & Cole, M. (2015). When online dating partners meet offline: the effect of modality switching on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online dat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 99-114. <https://doi.org/10.1111/jcc4.12101>
- Schilke, O., Reimann, M., & Cook, K. S. (2021). Trust in soci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239-259. <http://doi.org/10.1146/annurev-soc-082120-082850>

- Simmel G. (1908). Exkurs über den Fremden. In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pp. 509-512). Duncker & Humblot.
- Taylor, L. S., Fiore, A. T., Mendelsohn G. A., & Cheshire C., (2010). *A second chance to make a first impressi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ngevity of online dating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 ICWSM 2010, Washington, DC, USA.
- Toma, C. L., Hancock, J. T., & Ellison, N. B. (2008).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An examination of deceptive self-presentation in online dating profi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8), 1023–1036.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8318067>
- Turkle, S. (2015).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Penguin Press.
- Yamagishi, T. (2011). *Trust: The Evolutionary Game of Mind and Society*. New York: Springer. <http://doi.org/10.1007/978-4-431-53936-0>